[译文] 第一章 寒风中新宿的岔口

被寒意弄醒的坂崎磐音将身体蜷缩在被褥中。不一会儿，肚子咕咕作响。

已经有两日没有进食了。“不想想办法的话”。他窝在薄薄的被褥中却想不到什么好主意。

明和九年二月的目黑行人坡道的大火和连年的农作物歉收导致社会气氛阴郁，为了鼓舞人们的精神，政府在十一月十六日将该年改元为安永元年。

然而，在深川六间崛的金兵卫大杂院中，独居的坂崎磐音却没有收到任何令人高兴的消息。

（睡着也不是办法，还是起来吧）

磐音这般想着，便决心从被子里爬出来。

突然肩膀上一痛，牵扯到了身上的伤势。

一月前，在两国桥与天童赤司的决斗所受的刀伤基本痊愈了，但是手上的动作还不很麻利，还不能回到处理鳗鱼的工作。

磐音将被子叠好放在屋子的一角，提着手巾向井边走去。大杂院中的男人们都已经出门了。

在狭小的金兵卫大杂院中的住户们尽是挑担走货的民夫和职人，无业在身的只有磐音一人。

卖麦芽糖的五作的老婆阿种一边洗着他丈夫发黄的越中兜布裆一边问：“小哥，伤势还没痊愈吗？”

“已经无碍了，不过清理鳗鱼需要手指保持敏锐，大概还需要3，4日的时间吧”。

宫户川的铁五郎老爹嘱咐说：“不工作也没关系，早饭的话尽可来吃。”

早上花费2小时到3小时来处理鳗鱼能够得到70文的工钱和一顿早饭，这是和宫户川之间的契约。但是，不劳而食让人于心不安。

磐音洗了把脸，顺便用水垫了垫肚子。但是，从昨天开始就粒米未进，只喝了一口就作罢了。

“坂崎”。

磐音循着喊声回头，发现柳次郎站在大杂院的下水道旁。柳次郎是北割下水的贫穷武士的次男。

“品川”

这个时候在哪里都找不到工作。

看这对面的脸，今天的情况就可窥一斑了。

柳次郎毫不留情地说：“磐音你看上去也没有吃饱饭的样子嘛”

磐音无力地笑着回道：“肚子奏乐，别有一番雅意”

阿种苦笑着说，“我服了，你们这两个人啊”。

两人目前都是独身，对现状一点儿紧迫感都没有。

“接下去一起去内藤新宿吗？”

“那边有工作可接吗？”

“这就去看看。”

作为甲州道中的一处客栈，内藤新宿建于元禄十一年，位于日本桥和高井户客栈的4里地之间。然而，当时的往来人流和物产流通并不频繁，唯独食宿客栈比较兴旺，因此，幕府在享保三年将其废弃。

其后，随着江户町的扩大，内藤新宿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阔别五十年后迎来了再次复兴。

“半年前，因为内藤新宿重新获得营运许可，贩卖妓女的商人和赌徒不断涌入，似乎兴建了游乐场和赌馆。我的朋友告诉我容易在御府内找到工作。坂崎也一起去吧。”

“从深川能够通道那里吗？”

“因为有两里路，应该是不行的。但是，坂崎你和我眼下如果找不到工作就要饿死街头了。总之，是力气活。”

品川柳次郎似乎有目标的样子，说是要住宿几天。

“我现在去做出门的准备”

磐音回到大杂院穿上陈旧的裤裙。他将二尺七寸的备前包平和一尺七寸三分的无名刀匠的短刀插入腰间，双刀的重量马上让其感到腰间像是挂了铅。

空腹徒步去内藤新宿吗，磐音的脑中闪过一丝不安。

“久等了”

他和柳次郎刚从木户口出发就遇到了穿着冬衣的房东金兵卫。

“金兵卫先生，我们正出发去内藤新宿找工作，一回来一定会将房租支付给你”。

“内藤新宿的，是在红线外吧”

金兵卫的意思是说内藤新宿在江户市外。

土生土长的柳次郎回答道：“怎么会，内藤新宿绝对是在红线内哦”

并接着说：“房东先生，尽请放心”

“我想去那儿算不了什么”

听完金兵卫的送别语，；两人从六间崛町出发，经仍仓后，通过新大桥。

柳次郎展开从怀中取出纸包，是上面撒着一层白粉的芋头干。

“哦，这看上去很好吃啊”

将蒸好的萨摩芋头干燥后撒上糖，这对饥肠辘辘的磐音来说无疑是一道美食。

柳次郎用未曾有过的温柔声音说道：“是母亲做的”

“有了这个，总能坚持走一阵了吧”

渡过了新大桥后沿着大名宅邸出了日本桥川。然后向着皇城的西边进发。穿过鱼河岸后从日本桥进入东海道。

两个年轻人的脚程很快。从数寄屋桥门到虎门，再从赤坂门到溜池到四谷门。其后，围着城向右绕行半圈并从四谷大道出来。

道路两边的町屋向着前方延伸，其后的士兵住宅向两边扩散，不断有货铺学工背着包从这些士兵住宅出来。

下级武士家都做着一些兼职，学工们将上完色的毽子板从他们哪里回收。

“身体的状况怎样，能使刀吗？”

“三四天前就可以空挥了。没有感到不适，已经没关系了”

柳次郎小声说道：“坂崎你真是值得依赖啊”

“有什么工作目标吗？”

“都到这里了，坂崎你也不会说不做了吧”

磐音看着柳次郎说道：“不，违反法律的事情我不做”

“是什么工作呢”

“嘛，是助拳”

“助拳？”

坂崎听后呆了一呆。

“食宿客栈的老板们都对四月份内藤新宿的再兴翘首以盼呢。不，表面上政府并未答应他们的请求。最终，以将军到访马场，四谷时，作为打猎用的御用客栈的名目允许了。当然了，背后动用了大笔金钱来允许150人多人的陪酒女”

柳次郎对情况非常清楚。

前方已经看得到大木户了。

“从大木户开始，下町，中町，上町和东西九丁十间，南北不到一丁的范围就是新宿。虽然中町有太宗寺，但围着这门前的范围，四谷大木户的放贷人黑木屋的左兵卫和上町的赌徒新场的卓造之间剑拔弩张，双方都在招募助拳的人”。

“会演变为打架吗？”

“不清楚，我的感觉是不会”

磐音和柳次郎向着元和二年设立的大木户靠近。原本，大木屋的意思是通向江户城下的入口，因此金兵卫说内藤新宿位于红线外也并没有错。

道路的两旁立着石墙并设有值班小屋。街头揽坐的轿子等着客人，马屁装着货物来往与其间。

“可疑的人聚集在驿站，官府默不作声吗”

“坂崎，所谓可以的人正式我们啊”

“啊，确实如此”

“没有这桩事，我们就赚不到一天两文钱的生意啦”

“啊？一天竟然有两文钱?”

“左兵卫和卓造双方正在一较腕力高下，新八说工钱也涨到两文了”

安东新八和柳次郎一样来自贫穷的武士家庭，是家中的三男，与磐音也是相知。

“安腾在哪一方就职”

“现在似乎栖身于新场的卓造处”

“我们也去那里吗？”

“不，我们首先看看情况”

两人的行路两旁都是客栈或者正在装修的临时建筑，陪酒女已经开始挥着手招揽客人了。

驿站的中间的临时建筑看上去似乎是驿站旅馆和预备旅馆。

原本，利用甲州道中拜见将军的大名家主要是高远藩的内藤家（内藤新宿的名字由来），饭田藩，高岛藩。其他，还有甲府值班和八王子的千人规模的下级官员。驿站旅馆建的非常气派。